

近代史資料

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資料編輯室編

近代史資料

JINDAISHI ZILIAO

总68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封面题字：郭沫若
责任编辑：庄建平
封面设计：冯式一
版式设计：李学通

近 代 史 资 料
JIN DAI SHI ZI LIAO

总68号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
近代史资料编辑室 编

*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
发行

新华书店 经销

国家建材局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625印张 185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 100册

ISBN 7·5004·0083·7/K·13 定价：1.60元

目 录

洪钧使欧奏稿	吴琴整理 (1)
宦海沉浮录	曾毓雋 (19)
宋教仁被刺之秘密	周南陔口述 (57)
天津官银号记事	林纯业 郝庆元 (68)
北洋时期全国金融机关一览	于彤 (102)
孙中山采访记	[法]莫耐斯梯埃著 王国诤译 (175)
见孙中山先生记	徐永璞 (180)
孙中山在神户	陆晓燕译 (191)
《北方通讯》选辑	肖义芳整理 (205)
史 信 料 息	新发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 学校同学录
	《陈诚档案》及其研究
本刊稿约	(232)
本刊编辑凡例	(232)
编后记	(235)
	(236)
	(204)

洪 钧 使 欧 奏 稿

吴 琴 整 理

编者按：洪钧，字陶士，号文卿，江苏吴县人。生于清道光十九年，卒于光绪十九年。同治七年状元，由修撰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光绪十三年六月至十六年六月，洪钧出任驻俄、德、奥、和（荷兰）四国大臣。这里公布的是洪钧出使欧洲四国期间的部分奏稿。它的发表将有裨于近代中外关系史及其洪钧其人的研究。

原件藏苏州博物馆。

奉命谢恩折 （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四日）

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。

本月初三日奉上谕：“前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洪钧署充出使俄国、德国、奥国、和国钦差大臣。钦此。”窃臣三吴下士，知识庸愚，忝巍科而叠掌文衡，由翰苑而洊跻今职。省亲回籍，释服趋朝，正惭报称之虚，乃荷驰驱之用。自闻天命，无地可容。伏维洋务之兴，殆将终古；皇华之选，以固邦交。德、俄并峙于欧洲，和、奥亦通于上国，必协经权之用，庶增坛坫之光。樗味如臣，曷足胜任。惟有悉心研究，锐意讲求，仪节罔愆，慎将命于简书之役；刚柔交剂〔济〕，寓折冲于樽俎之间，勉竭駑庸，冀酬高厚。所有微臣感激下忱，敬谨缮折，叩谢天恩。五月初四日。

奏报开用关防折 （光绪十三年五月廿九日）

奏为恭报微臣开用出使木质关防日期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于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，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

出使行用木质关防一颗颁发前来。臣当即祇领，兹于本月二十八日敬谨开用，理合将开用日期恭折具陈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五月廿九日。

附：奏调参赞片

再，出洋使臣向有参赞，设遇使臣因公他往，而所驻之国值有庆会典礼暨交涉事件，即由参赞代行代办。责任綦重，体制亦崇，自非洞悉洋务，才识夙俊之员，未易胜任。兹查有翰林院编修兼同文馆纂修汪凤藻，在同文馆多年，精于算学、洋文，人品沈静端方，介然不苟，使之赞助，可以効能于此日，更堪备用于将来。该编修父母在堂，远涉重洋，或非所乐。然驻扎既有定所，音书可以时通，揆诸圣人游必有方之训，亦属不相背谬。相应请旨飭下该衙门，知照该员随臣前往，以资臂助。该员因公出洋，应并悬天恩飭部免扣资俸，以昭奖励。此外，参随翻译各员，需才尚众，容俟续行奏闻。所有臣请调翰林院人员出洋缘由，谨附片具陈。伏乞圣鉴施行。谨奏。五月二十九日。

奏调随员翻译医官折（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三日）

奏为拟调随带出洋各员敬缮清单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奉命出使俄、德、奥、和四国，责任綦重，报称弥难，夙夜惕厉，罔知所措。伏查奥、和两国，交涉尚简。俄国壤地与我东三省暨新疆南北两路处处毗连，边事繁多，动烦笔舌。德国则来办军械，订延教习，亦攸关军国重计。臣自忖轻才，深惧陨越，惟有遴选才干之员相助为理，集思广益，庶不至贻误要公。谨就所知，酌拟数员，另缮清单，恭呈御览。如蒙俞允，即由臣分别咨明京外各衙门，转飭该员等迅速治装，随同西渡。其前任使臣所带翻译、随员更事既多，必应酌留，以资熟手。查前任使

臣许景澄^①驻法随员皆系统调出洋，扣至本年，未滿三载，遽予尽撤，未免向隅。应俟臣路过法都，与前任英、俄，今改英、法之使臣刘瑞芬^②晤商，酌留更调。惟此项人员久役思归，期满即须遣撤，届时诚恐不敷差遣，拟候明年续行请调两三员前往，以资接替而节经费。臣此次单开员数，是以较少，合并陈明。此外，供事、学生、武弁皆所必需，另由臣咨明总理衙门查照成案办理。所有拣员随带出洋，暨拟留前任译随各员，俟期满再行续调各缘由，理合缮折具陈。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六月十三日。

奏请赏假便道回籍处置家事折（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三日）

奏为恳恩赏假便道回籍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请训陛辞后，即应前赴上海等候外国公司轮船，乘驶出洋。臣本籍苏州，距上海只二百余里，一两日可达。臣奉使绝域，义应过门不入，国而忘家。惟是一水可通，归途非远，三年乃返，程限臣〔尚〕宽。且海道必经红海，彼处气候迥殊，虽在隆冬，可衣单衿。秋中过，彼酷热未消，臣及随臣员弁必有触暑致疾者。若候九月放洋，则红海炎歊渐减，可期行旅平安，转于使事不无裨益。故此仰恳天恩赏假一月，俾臣回籍措置家事，一候假满，即行往沪具报出洋日期，不敢多有淹留，致辜简任。所有臣请假便道回籍下忱，谨缮折具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七月初三日。

① 许景澄(1845—1900)，字竹簪，浙江嘉兴人，同治进士。1884年任驻法、德、意、荷、奥公使，次年兼驻比利时。1887年卸任。

② 刘瑞芬(1827—1892)，字芝田，安徽贵池人。1885年任驻英、俄公使，1887年改任驻英、法、义、比公使。

补阁学谢恩折（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）

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于江苏途次恭阅邸钞：八月二十二日奉旨：“洪钧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。钦此。”窃臣三吴下士，一介庸儒，上第叨登，崇阶倖列，当释服趋朝之日，正临轩遣使之时。猥以桢材膺兹巨任，兹复仰承温诏，俾予真除，眷顾自天，悚惶无地。伏念内阁有王言之掌，学士兼宗伯之官，喉舌攸司，仔肩非易。如臣樗味，深惧弗胜。惟有策励駑駘，勉图报称，绥远人于海外，宣播皇仁；懍要职于朝端，对扬宠命。随时随事，实力讲求，冀答高厚鸿慈于万一。所有微臣感激下忱，谨缮折叩谢天恩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在沪天后宫行辕拜发。

附：奏报出洋日期片

再，臣于七月中旬出京，道出天津，会晤李鸿章，询访一切交涉事宜，随即乘轮南下，于八月初五日回至江苏原籍。一月假满，仍来上海。该处为各国领事会萃之区，晋接周旋，稍有耽搁。现在德国公司船准于九月十四日放洋，臣即乘之西渡。所有臣销假、出洋日期，谨附片具陈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同上，由沪发。

奏报到德接任折（光绪十三年十月廿四日）

谨奏为恭报微臣到洋接任日期，叩谢天恩，并陈各情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九月在上海途次具报起程日期，度蒙圣鉴在案。臣于九月十四日驶舟出洋，仰赖国家威福，行程至速，风浪极平。十月十五日行抵义大利境折努阿海口，改乘火车，十七日午后启行，

十九日到德国柏林都城。前任使臣许景澄现丁母忧，亟欲交卸，随于二十一日委员将关防、文卷赍送前来，臣当即望阙叩头，祇领任事。伏惟使臣之责首在邦交。德国陆军之雄，推为欧洲巨擘，兵船火炮尤为中国利器所资，今秋订延武弁为天津武备学堂教习，经德君简择，毕相戒饬而后行，慎重之心昭然可睹。盖彼与我素无嫌隙，深愿交欢。又德、俄并峙两雄，积不相能，各不相下，干戈玉帛，事变何常，中国兵气一扬，足以为俄树敌。战时远交近攻之策，固彼所深体者也。臣于二十一、二两日叠晤外部大臣，皆言巴使^①信来，述及醇亲王抱恙，君后深以为念。臣已电达总署，询问曾否就痊，以备呈递国书时，德君问及，即便致谢。此德与中国现在加意修好之情形也。臣才识短浅，初涉洋务，深惧陨越为国家羞。惟有遇事小心，不敢稍涉疏忽，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。前任使臣许景澄交卸后，即赴法都等候交替。臣俟刘瑞芬接任法事，再与订期偕赴俄都，合并陈明。所有臣感激下忱，暨到后情形，谨缮折具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十三年十月廿四日自德拜发。

附：咨调按察司经历徐毓麟奏明免其扣选片

再，臣在京时，咨调候选按察司经历徐毓麟充当文案供事。部例：候选人员因公出京，例得奏明，免其扣选。兹该员远涉重洋，尤非寻常因公出京可比，相应仰恳天恩，饬部照章铨选，以示体恤，合再具陈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同日发。

奏报呈递国书并密陈各情折（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）

谨奏为恭报呈递国书，并遵旨致询太子喉证〔症〕，恭折密陈各情仰祈圣鉴事。

① 巴兰德，光绪元年（1875）至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德驻华公使。

窃臣十月行抵柏林接任使事，当即拜折叩谢天恩，由海道发递在案。外部本定十月杪即可递书，乃以德君耄年，节劳慎疾，展至本月初四日。臣先期接奉总署电传懿旨：饬问德太子喉症愈否。臣谨于是日率同翻译官前赴温宫，照依泰西三鞠躬礼，颂答如仪。酬接情文颇为殷渥，谨将颂词、答语及致问各情，另单开录恭呈御览。伏见德君^①年已九十一岁，虽神志尚清，而精力实形衰迈。言则勉能达意，首则已渐下垂。闻其衣内紧束，搯拄腰肢，始能站立一两刻之久。翻译官庆常上年曾与宫中宴会，据云，此次相见，大不如前。良由春秋过高，冢嗣久病，忧心焦思之所致也。德太子喉生外症，口不能言，西人施治，每恃奏刀一割。再割，元气必将大耗。其病情底细异常秘密。然博访众论，皆谓难痊。太子治军有年，人心归向，脱有事故，国本为之动摇。比闻各国皆致书德使馆问疾，德廷谕驻各国使臣代为致谢。今中国已有懿旨就询，更昭郑重，自可无庸再由总署具书。至德之皇孙年近三十，性好武事。觐国是者谓：如皇孙嗣位，欧洲必启兵端。盖少年血气用事，与老成持重迥不相侔。又众望未孚，将谋建立武功，以奠人心而维国势。此虽揣测之语，诚未可谓未见也。窃合中西大势言之，欧洲多事，则中国稍安。现考各国情状，美则常为局外之观，英则颇有持盈之戒，惟俄则并吞为志，法则复仇为心，德则惟日孜孜以秣马厉兵为事。俄、奥二国现在甚有违言调兵增戍，识者多谓欧洲战事不出十年。中国及此闲暇之时，修明政事，讲求戒备，诚不得谓非厚幸。时不可失，此尤臣所内顾而憬然者也。所有呈递国书，遵旨致问，暨见闻所及各情形，谨缮折密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十一月初八日午刻自德拜发。

① 德君即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(1797—1888)。

附：诵答词语夹片

颂词

使臣奉大清国大皇帝简命，派充驻扎贵国钦差大臣，恭贺国书呈递大君主，以为真心和好之据。两国素无嫌隙，交情本厚。使臣膺此重任，尤必尽心竭力，益固两国之交。望大君主推诚相待，以敦睦谊，并祝大君主、后福寿无疆，国民富庶，使两国和好日坚，同享升平，使臣实所切望。

德君答词

朕奉大清国大皇帝国书，敬悉贵使臣恭膺简命，派充驻扎本国钦差大臣，接阅之下，不胜欣悦。又承吉语祝颂，尤为感谢。两国交情本极亲厚，得贵使臣维持其间，定能益固邦交，永享升平。嗣后，贵使臣遇有应办事件，我国家深愿和衷共济，使两国互有裨益，有厚望焉。

德君问答语

德君云：“前闻醇亲王抱恙，甚为怀念。爰命外部大臣询问贵使。外部所言皆我之语。”答以：“前闻大君主垂询，即电报本国。嗣接复电，知醇亲王病已渐愈，深谢大君主关念。皇太后有懿旨前来，问贵国太子喉患已未痊愈？”德君云：“吾子久病，近稍轻减，尚须割治，方可望痊。承中国皇太后系念，感激殊深，请为奏明，代达谢忱。又前承大皇帝赐于珍物，尤为感蒙，并请代达。”答以：“均当奏明。”德君又言：“许大臣因丁母忧，急速回华，未得晤面，殊为歉怅。”答以：“丁忧人员例应回籍守制，是以未能谒见。”又问：“中国最重科第，我西国亦重此。闻贵使为中国贵人，深为慕赏，又得常驻本国，尤为欣悦。”答以：“中国国家特简使臣前来贵国，正欲藉此表明慎重邦交之意。”又问：“从前到过外洋否？”答以：“初次。”又问：“到我国住得惯否？”答以：“柏林与中国北京气候相似，极为安适。”同日发，附折夹单。

奏奖随员姚文栋、岳廷彬二员一折

谨奏为出洋期满人员分别照章请奖，恭折具陈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本年七月奏调日本随员、直隶候补同知姚文栋随赴俄、德等国当差，仰蒙允准在案。该员奉文后，旋即束装内渡，驶赴西洋，资有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咨文，内称该员在日馆当差未届三载，应俟到洋后接算至期满之日，由臣按照定章请奖等因。查该员在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日本使馆当差日起，截至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，三载期满。该员历办考求地理，应接文士，采访佚书，提调东文学堂各要差，均经使日大臣咨报总理衙门有案。臣复加考核，实属异常出力。该员本系知府衔，直隶前补用同知。此次期满给奖，可否仰乞恩施，准予该员免补同知，以知府仍留直隶，归候补班前补用。并赏加盐运使衔，以资鼓励。

再，臣接管卷内准前任使德大臣许景澄文开：驻德随员五品衔候选州同岳廷彬，于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到洋当差。连闰计算，扣至本年十月二十日，已满一年。该员现在随同内渡，而核其前劳，未便泯没，请由臣附奏给奖等因。查总理衙门章程：凡有出使人员事故离任者，除在差未及一年，毋庸置议外，其在差已满一年者，拟请交部议叙。今前任随员五品衔候选州同岳廷彬在差已满一年，核与请奖成案相符，应一并恳恩交部议叙，以录微劳。所有出洋期满人员分别请奖缘由，谨缮折具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附：陈德后关念黄河决口事片

再，臣于本月十六日，自俄起程，十八日回抵柏林，即准外部参赞大臣芬贝希函称：奉德后宣召入宫，告以闻中国黄河决

口，伤人无数，甚为关念，属转问中国公使等情。臣当即往晤芬贝希，告以黄河决口，天降之灾，西报谣传伤人七百万之多，断无其事。惟灾区太广，灾民甚众，业由中国皇太后颁发内帑，妥筹赈抚。并有各省官绅多方集款，设法拯救。承蒙德后关念，深为感谢。当以德后之意奏闻国家，请先转奏。

至其太子喉症，时重时轻，实情虽秘而不宣，病势恐仍无起色。臣前月十六日入谒德后，亦谨述懿旨致问，德后甚深感激。合并陈明，谨附片具奏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自德馆拜发。

奏赴奥呈递国书遵旨致唁德君折^①（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三日）

谨奏为恭报赴奥呈递国书事竣，并遵旨致唁德君，恭折并陈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于上年冬杪自俄返德，即将应办公牍及各省采办军火尾余之案赶紧清厘。本年正月十七日自德起程，前赴奥都。适奥主尚驻马加，相距五百余里。臣未敢久羁，商诸外部，于二十二日驰抵马加。二十三日谒奥主于行宫，面陈颂词。奥主接受国书，以礼酬答。即夕在宫设宴，奥主亲临。所有颂答各词另录恭呈御览。二十四日仍回奥都，遍拜各部大臣、各国公使。往来未毕，复接德君薨逝电音。即夕登车，于二十八日驰回柏林。三十日，承准总署传电：“奉旨：洪勘电已悉。即著传旨吊唁。国书续寄。钦此。”臣比即恭译谕旨，行文外部，请其奏闻西国丧礼、成殓、发引。不踰旬日，臣奉使是邦，谊应恭往执紼。此间事毕，即应前赴和兰。惟高丽使人西来，踪迹至今未得端倪。西报有谓其径赴俄国者。高人蓄谋甚狡，斯举自在意中，然未得确音，亦难遽定。臣已密加探访，以期赶在彼前，未审时机能否凑手，故

^① 该折与附片一并于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三日自柏林发，标题为编者拟。

此后赴和、赴俄不能预定，并以陈明。所有奥国呈递国书事竣，暨遵旨致唁德君各缘由，谨缮折并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颂词

使臣奉大清国大皇帝简命，派充出使贵国钦差大臣，恭贺国书呈递大君主，以为真心和好之据。两国立约通使以来，素无嫌隙，交谊甚敦。今使臣奉命前来，深为荣幸。惟愿大君主推诚相待，以固邦交。并祝大君主、后福寿无疆，民安国富，使两国和好日深，同享升平，使臣实所切望。

奥皇答词

中国大皇帝特简贵大臣前来通问，深为感谢。本国与贵国素敦和好，切愿自此交谊益固。凡与贵大臣办理两国交涉事件，我必推诚相与。并祈贵大臣代问中国大皇帝好。本国屡有文武官员前往贵国，蒙中国国家优礼相待，且有本国官员曾经游历中国数处海口，亦蒙中国相待甚优，实深感谢。

附 片

再，德国新君久患喉症，本年正月初旬全行腐肿，呼吸不通，危在旦夕。西医于其喉下凿孔插银管其中，以通呼吸，庶能苟延。现在口不能言，以笔代舌。情形如是，奚望永年。俄人以布嘎里立王一事，三十万之兵陈于境上，云将与奥寻仇。缘布嘎里本土耳其属地，土政素虐，俄人煽惑其民，藉口于伐暴除残，用兵于土。俄既得志，而迫于各国公议，不能据有布嘎里之地，爰举俄之王族立为诸侯，更遣大员理其国政，以期逐渐收回。乃前布王颇得民心，欲谋自主，与俄官不合，遣之使归。俄人怒其不附己也，贿其左右武弁，乘昏夜时执而逐之出境。布民不服，共议迎回。前王已有戒心，坚辞不就。扰攘数月，拥立今王。今王乃德意志列邦王族，而为奥之武弁者也。非俄所欲，且沮其

谋。复藉口于此次新王非由各国公议，违背约章，必应废黜，既胁奥国，复责土邦。议论纷纭，迄今未决。奥之力不足以拒俄，而德、奥联盟誓相援救。辅车唇齿，俄不敢遽逞其强。今者德主云殂，嗣君笃疾，根本之地亦可寒心，所倚赖者德相毕士马^①耳，而年已七旬，又常患夜不能寐。去冬与臣相晤，自言精力颇逊于前。强敌在前，戎机显伏，窃恐欧洲兵祸不越数年。采访情形，使臣之职。谨附片具陈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在柏林拜发。

奏报交递和国国书事竣折（光绪十四年二月廿四日）

奏为恭报前赴和兰循案交递国书，恭折具陈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正月在奥呈递国书，并回德都传旨吊唁，业于二月初三日奏报各情，度蒙圣鉴在案。臣拜折后，俟德都执紼事毕，即赴和兰，大雪塞途，两日始达。和主年衰病久，行立皆难，俟至多日，仍无订见之期。臣知和国名为君主，而权归议院，与民主无殊，未便久羁，致妨他事。爰查照前任大臣许景澄旧案，商诸外部，由其转呈。旋于二月十三日恭贺国书，交由外部转递，臣亦即日驰回柏林。稍事部署，当即赴俄。所有和都循案交递国书事竣，谨缮折具陈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拜发。

奏为致唁德廷并陈时务折（光绪十四年五月十二日）

奏为遵旨致唁德廷并缕陈各情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于二月自和兰回至柏林，小住浹旬，即赴俄都驻扎。入夏以后，闻德君^②病势屡濒于危，俄国现在无甚要公，高丽使臣亦尚未有西来消息，爰于四月望后，仍来德都。本月初六日得悉

① 毕士马即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（1815—1898）。

② 此德君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之子，即弗里德里希三世。

德廷凶耗，当即电闻，初九日承准总理衙门传电：初八日奉旨：“洪语电已悉。即著传旨吊唁，国书续寄。钦此。”臣即日恭译纶音，以德君素著贤声，德国迭遭大丧，深为悼惜关垂之意，译就洋文，交由外部转达。兹接复书，云已上闻，甚感朝廷关爱之心，益征中德交情之厚，请代奏明，并一面电飭驻华公使巴兰德致谢。臣伏查德君享寿已五十七年，而嗣位只九十九日，宽仁爱下，众口同声，遗命丧葬仪文务从俭约。初六日德宫大事，初九日即奉安窆。臣前往听经临吊，知其丧礼悉遵遗命而行。以德君论之，亦泰西之令主也。嗣君^①更事无多，未孚众望，幸惟毕相之言是听，老成柄国，当可蒙业而安。臣闻人述毕相今春之言曰：目下欧洲未必骤生变故，三、四年后岌岌可危，届时我国新枪告成，利器在手，可以无畏强邻。臣尝究其所谓新枪，一改口径，二改枪子，三改火药。数年来新式之枪，后膛连珠，巧捷极矣。枪之口径有十一密理迈当，以中国营造尺量之，约得一寸中之三分六厘。然枪子不能径行直达，譬如以枪击七百步远之人，而人在三百步内外，枪子即从头冒过，中国名之曰抛物线。现闻改小口径，大约不及一寸中之三分，枪子细长，可取直线，伤敌益多。从前铅制枪子，力不能透远处之坚物。现以一种似铜非铜之物，德语曰捏克，而坚过于铅，裹于子上，则无坚不破。德国马队向被铁甲，现闻将尽废弃。由于铁甲虽坚，不能抵新枪新弹也。又枪身枪弹改轻，则军士可以多带枪子在身，不虞缺乏，尤利行师。至于火药，则务取烟少力多，合于新枪之用。其中底细秘密异常，式样已未定准，演试是否合宜，无从探访。而舍旧谋新之故，可识端倪。计其需费金钱，奚止千万。整军经武锐意求精，盖非如是，则无以保邦而威敌。每岁度支所入耗于兵者三分之二，更新之款尚不在内。彼岂不知惜财哉？诚有所不得已也。

^① 嗣君即威廉二世(1859—1941)。

俄人于布嘎里国立王之事，为各国所牵制，虚声恫喝，伎俩已穷，只能蓄力待时，观衅而动。目下欧洲全局系于毕士马一人，视其存亡以为动静。猛虎在山，则藜藿不采，得人之效，非偶然也。采访所及，并以奏闻，伏乞皇太后、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附：调随员翻译片

再，臣于上年奏调随员折内，声明前任使臣有随员未满三年者，酌量留用，俟届期满再行续调，以资更换等因，仰蒙圣鉴在案。臣到德后，准前任使臣许景澄将后调出洋未满年限之谢祖沅、何寿康二员移交前来，臣即飭在德、俄两馆当差。该两员瞬将期满，久役思归，自应预调两员以备接替。兹查有神机营文案委员、候选同知延年，才具开展；优贡考取教职杨楫，究心时务，均堪调取出洋，俾资历练而备指臂。再，使事首赖舌人，泰西尤崇法语。现在德、俄两馆能法文者寥寥无几。将谋备用，先贵储才。查有同文馆教习、候选笔帖式阎海明，法文功底颇深，易于造就，相应一并仰恳天恩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查明各该员旗分、省分，飭令早日束装西渡，实于使事裨益良多。所有调员接替，暨添调法文翻译各缘由，谨附片具陈，伏乞圣鉴施行。谨奏。十四年五月十二日拜发。

奏为抵俄接任呈递国书折^①（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廿九日）

奏为恭报微臣抵俄接任，呈递国书，恭折叩谢天恩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行抵德都接受使任，历经奏报在案。本月十六日，出使英、俄大臣刘瑞芬自法赴俄，路经柏林，与臣晤商一切。臣即于十九日自柏林起程，二十一日抵俄国森比德堡^②都城，即准刘瑞

^① 此标题为编者加。

^② 即圣彼得堡。